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八七

西河文集二百五十九卷首一卷附一卷（之一）首一卷誥詞一卷頌一卷

主客辭二卷奏疏一卷議四卷揭子一卷劄子二卷史館擬判一卷書八卷

牘札一卷箋一卷序三十四卷引弁首一卷題題詞題端一卷跋一卷書後一卷

碑記十一卷傳十一卷王文成傳本二卷墓碑銘二卷墓表五卷

毛奇齡撰

七思

隱石

合身五

種共二百五十七

毛西河先生全集

蕭山城東書留草堂

藏板



西河文集

聖代 經術

文章

康熙丙寅易園馮溥贈詞

武林山門人李庚星敬摹

唐碑



是

是維不爲司罔所

則觀止書

真風恬情

卷首

真風恬情

真風恬情

仁和顧隆三書



西河合集領詞

文淵閣大學士兼四部尚書合肥李天籟撰

康熙十七年

天子以制科召天下士天下士之多學與能爲古文詞者皆被召來京師益都相公謂予曰予于是舉得二人焉一西河一迦陵也時迦陵寓長洲相公邸第而西河寓予子日使觀客以所至耶則予百不如長洲使所爲至耶則是舉雖夥孰有過予西河者哉既而西河迦陵俱以五十人題名京兆改翰林院檢討克史館纂修官修勝朝之史越八九年而迦陵已死

卷首

西河以乞病南去至于今距西河去時又十年餘矣在朝五十人或死或去或出入升降計留京師者多不過六七八人少四五人咸曰西河去不第館局皆思憶即諸邸第高文往來凡長安詞人以名字相幹高者所至飾厨傳貴官請召皆索成行事不可再矣因回思當日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冊所至簾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言論滔滔其不可及一少小魁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忡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其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海極及

聘樂經曲鏡呂諸璪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
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辨其不可
及三至其集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

聖天子崇尚經學以所立學官諸經說叅校未備因
遍搜海內羣儒之言凡于經學有發明者無拘同異
寡多皆得入藏書之閣而納諸祕府西河少受六經
而長博羣籍自易禮春秋詩書諸經而外皆有論著
鬱然集于成方今推儒學者于西河居一焉其門徒
輯其大略以編行于世予稍從緝閱卽引手加額爲
盛朝慶方

額滿

四

皇上開制科時特手西河卷以女媧鍊石與益都相
公相諮詢

皇上引楚詞列子証之及西河上通韻一書左右儒
臣皆無所可否而

皇上辨韻精哲獨謂此書最詳覈令宣付史館敕知
禮部且留其書于 皇史宬至嶺南貢生獻沈韻者
敕重出其書而參對之其爲

聖至所知如此嗣後

皇上御門有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諭而西河復敷

揚 皇言作爲定聲錄以較定律呂

皇上于南巡之次特遣閣臣宣至 行在慰勞之而
使之頒行此尤與一代禮樂有相關者今西河不負
至知其詩其文皆足上越唐宋而下掩後來間嘗以
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爲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
部俱無以過且卽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
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
諸公所著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兼
杜歎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蘓典
籍稍疎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
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古稱集之多者自梁沈約後

額滿

五

唐之元白宋之歐蘇皆以卷繁爲能事然休文集一
百卷元白長慶集合一百八十五卷歐集一百十四
卷東坡合南征南省黃州北歸儋耳諸集不過一百
七十五卷今西河合集刻卷四百餘其未刻者夥夥
也有臣如此是亦一代文儒可以少報

至知矣西河避人時流離于河濟淮汴之間嘗登嵩
山不能上曰筋力衰矣然而題少室石壁有云上下
千百年縱橫十萬里當有誰在此豈無所爲而故爲
是言

西河合集總序

蘇吾門人李恭讓

攀刺冠從博陵顏習叁先生遊詒以周孔實學然古法喪略未能就所受而取攜之也已而念禮樂崩壞竊聞蕭山毛先生精樂律于康熙三十六年之杭州寓堂請教門下備問四清二變七始九聲十二管之學豁然有省因拜而受業焉先生復盡出所著書一指授捧歸卒讀懺立而嘆甚矣天之愛吾道而神聖之靈不泯也自庖犧氏畫卦開物成務前民利用宋人忽纂入伯陽三輪張衡九宮之圖于卷首且不

總序

六

識筮法謬加兩儀四象太極于乾坤之上顯與春秋史占斷流絕港而且文書與辭象悉影響輳合並無一定之義可容實指而易幾亡中古聖人阜成兆民禮明樂備人道乃秩自秦火後三禮之傳本多闕軼後儒不辨根柢往往于佔俾之末妄生訾謗而宋人益復以武斷行之不惟五禮多闕落即大小宗家人父子之禮亦莫之解以致宋之濮議明之大禮議紊亂宗廟流毒縉紳而禮幾亡司馬遷班固以律曆雜入樂書而京房劉歆直以備數定黃鐘之管舉凡曆度量衡以算數為事者悉舉而亂之聲音之間以致

律呂新書操觚把籌詞微塵以立數而究之絢竹鐘石了無定製而聲音盡亡至若詩之讀叶國風之斥小序古文尚書之誣以為偽春秋之不遵聖經第取啖助趙匡之異說以大闢穀梁之學而詩與書與春秋亦幾亡神聖相傳之道其危也亦甚矣今讀先生易義一復漢魏隋唐諸舊儒推易之法以會之三聖之意使三聖合一無所謂義有義易文有文易之謬說而且春秋史占歷千百年未解者而皆瞭然于其中舉凡河洛太極仙經道術足以亂我正旨者則概從闕之雖一語一字必有歸着一若天地之重開而

總序

七

乾坤之再闢至若昏禮祭禮喪禮廟禮大小宗禮大禮議禮問之明禮聖諭樂本 皇言定聲竟山樂錄樂問之明樂詩五帖之辨詩尚書三錄之輔翼聖經春秋四例之一本子夫子之簡書與左氏之策書即論語孝經孟子大學皆歷有論辨無非發前儒未發以救正古先聖王危微一綫之絕學何其大也蓋先生幼具經術原思有用于天下而鼎革之際忽以病廢忌者從而擠排之少壯出走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及乎應制科官侍從髮且種種至還鄉而年六十矣重緜少時

所爲學慨然憂聖道之將湮遂節次發明如此至于
詩文之浩博則自早歲卽已蜚聲寓內王侯卿相前
席請益下至婦人女子僻島外夷無不流傳其文詠
而寶其字畫平居杜門謝客遠近求文者日百十計
然且碑版屏幃皆爲勒而贗雕之吳越之間颯颯如
也予從諸門下後集先生所爲文得經集如于卷史
集如于卷詩文集如于卷雜著如于卷合四百幾十
卷嗚呼盛矣先生嘗謂漢唐後世無學者忻然以千
古讀書人自居而蟠獨竊竊然謂聖道若存若亡决
出竄入異學橫流幾千年于茲矣天地神聖之靈置

總序
卷首

若罔聞學術世道未知于何其底而忽于今日得先
生一人上以正義農開闢之纂據中以起三代禮樂
之厄屯下以扶孔孟經傳之晦蝕是豈一心一目遂
克臻此殆乾旋坤轉鬼設神施天牖其聰而先聖先
賢實左右之使學術世運可返隆古不但湛淪宋明
已也而謂偶然之事也耶臻久欲身體聖道莫由措
手今乃耳提面命坐而收其益以自考鑑吾楚非得
失庶幾有成幸也何極獨是孱焉羸弱之身力與心
迕惴惴未知攸濟前此顏習叁先生每四顧茫茫輒
把臂相期今先生友教滿海內而亦歸于愚劣再四

叮嚀以千秋事業抑將何以不負所托也哉
先生年譜以非先生意中止其舊集序先生囑勿載
先生生平略見墓銘十一卷中

總序
卷首

九

西河先生傳

山陰門人盛唐撰

先生毛氏諱奇齡字大可別字初晴蕭山人也其先為河南之平丘人宋靖康末有暹英殿學士名惟瞻者由平丘南遷寓于臨安其孫度登紹興直言極諫科進士官侍御史以忤和議謫餘姚縣丞家之當是時自紹興至景炎六世為顯官入元而衰至明景泰間八世祖吉以廣東按察司兵備副使殉雲岫山賊諡忠襄七世科雲南布政司叅政即吉子也與從弟傑刑部主事俱有名傑子憲湖廣按察司使實刑部

西河先生傳

郎中從弟復侍御史巡按廣東是為六世至五世憲子紹元江西按察司使惇元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從弟淵貴州石阡府教授牛龍保苗賊有功加四品服俸從祀名宦則先生高祖也淵居蕭山與從弟公毅福建汀州府同知俱以蕭山籍通仕祖應鳳萬曆禮部儒士詔賜粟帛加贈朝請大夫父秉鏡救贈翰林院檢討以孝行有傳載浙江通志從祀鄉賢生子四先生其季也先生生時母張太君夢番僧到門寄以度牒其牒四邊有五亂相啣為花關因取郭璞游仙詩奇齡邁五龍句命名奇齡五歲請讀書

太君口授以大學越一日已成誦矣問其字何等乃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就所讀自認之時篇首有而后先後所厚三字即以形異而音同為問太君故作韻語以答之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婦行不前略詢之即忻然以解及入塾太翁以先生善誦使盡讀論語註勿贖字至其為人也孝弟章請于塾師曰願勿盡讀曰何故曰人性祇仁耳無孝弟此言不忍聞師大奇之稍長觀隣人娶婦婦至即牽婦入窰室不告祖不見舅姑怪之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成婦不廟見先入窰者所以成其為婦也

西河先生傳

曰婦必窰而後成乎塾師無以答歸問仲兄錫齡仲兄曰春秋傳曰楚公子圍娶于鄭自言圍布几筵告于莊其之廟而來是迎婦當告廟也易歸妹上六曰士封羊無血謂婦至時士當以特羊告廟謂之告至是又告廟也又曰女承筐無實夫然後女以棗栗服修實于笄而謁廟焉此即春秋所云薦舍又所云朝廟者是不特告廟又謁廟也自宋人誤信士禮並不告廟不謁廟一如陳大夫所云不有其祖者且改會子問三月廟見為三日廟見必成婦三日而後廟見于祠堂夫所謂廟見者謂舅姑見婦在娶日婦見舅

姑在次日脫不幸而舅姑偕亡則必三月之後奠于廟而見舅姑成子婦之禮謂之廟見故曰不廟見者不成婦則是廟見見舅姑非見祖也成婦者成子婦之禮非成夫婦也且是三月非三日是死舅姑非生舅姑是不廟見不成婦非不成婦不廟見此禮一誤而無父無祖無子婦無易禮春秋人倫絕六經亡矣先生大噉爲不食累日矢以辨定諸經爲已任會明亡哭學宮三日仲氏沉泮河幾死曰頭兵起三江烽火徹晝夜市里奔逃先生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禹錫包二秉德蔡五十一仲光爲四友築土室聚書

西河先生

士

讀其中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秀才遵謙乘間與餘姚熊給事汝霖孫副使嘉績上虞徐大司馬人龍同日舉義旗括閩左爲民兵截江抗 王師會武寧侯王君之仁與先生族人保定伯兼鎮海將軍名有倫者原以備倭軍寧波聞變率其軍而西駐之西陵與民兵相合名西陵軍因訪故明諸王之渡江者共推故魯王爲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伯至蕭山移檄購大小毛生大司馬徐公薦先生于監國曰年遜終軍才逾公瑾授先生監軍推官先生力辭之陰行行開規諸軍所爲不道不足與計事

且天命已有在乃與沈七作辨亡論以見志匿不復出值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敢軍東奔狼倉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軍中名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居大司馬徐公鴉軍西陵國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問先生先生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先生言大憾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辭先生謂先生作辨亡論有異志且譏刺兵事幾被獲脫之俞山時保定弟有倣爲靖南將軍軍龍山名俞山軍就之任一月還歸西陵

西河先生

士

值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以漳浦黃宗伯邁周蠟書招先生者先生又辭之亡走山寺寺僧乃爲居首髮衣緇匿坑中 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先生以髡免歸家入于褚里太君撫先生首泣而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竟然矣先是崇禎末士林好爲社每社必集數百人考鐘伐鼓入社者爲名士出則否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忌之至是遍募社人詩作越郡詩選會稽王庶常自趨從賊中歸投以詩先生選其四中有鄒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惜之庶常父大憲吾子不

從賊敢誣我子聚諸出社者歎血首先生抗命今又
 抗試且以頭陞居士林號壤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
 妄不坐順治八年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借
 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當
 時奪其籍今是非已白便當還其舊籍以旌之使仍
 為諸生辨頂候試毋使其髮首淪落可惜提學翟君
 是其言而怨家洵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
 為今官構者謂先生評文時曾及其六等定罪之狀
 援為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旨乃奪其
 籍先生工為詞偶取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偷二

西河先生傳

十四

制而反之曰不賣嫁不放偷作連廂詞矣其事謂庶
 幾可正風俗有裨于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
 從賊也賣嫁者歸命 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
 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
 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為冤釋置不理值
 鄉戚有負責于營而相構者營丁同先生在途攫之
 謂責券有名當代償擁而渡江隣人識先生者合多
 人追之至西陵渡口篡之還次日購一道死者橫所
 篡處指為營兵屍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與籍捕四
 出友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指壁問

所善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字士方吾他日天涯相聞
 訊者王士方矣過吳投顧有孝家而病有孝賣書買
 養藥食之遂以王士方名任長橋塔寺巢雲房一十
 五日夜送之渡湖寄宿于楊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
 中附耳或指或視一人直前抱持曰子非江東小毛
 生乎各揮涕罷席去之靖江佳十日又去先是出門
 時伴兄出周易一本泣授曰古賢憂患必知易汝知
 此是矣先生跪受教至是筮所之遇節之需曰節者
 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
 而節三當互震之柔而變為乾剛震則動動而得剛

西河先生傳

十五

可以出險經云剛健而不陷是也顧亦惟剛健故不
 陷否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因匿海
 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涉大川大川者淮也
 因過淮而守備防淮者浙人招過飲有客西向坐目
 攝不已酒半牽之入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弟靖南將
 軍有傲也具言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身以亡軍俸
 免家人寄彭城謀與借往值山陽令朱君禹錫為先
 生好友聞先生至特開館驛擇日請各諸賓客出金
 幣為王先生款而吏部張公新標儲今檢討鴻烈父
 子有山江國在東湖之濱八月十五夜過集名士之

寓淮者張燈水亭設伎作諸色鬻弄而焚星槩火樹
于諸洲之間酒再巡清歌間作絲竹幼眇先生倚醉
賦明河篇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吾
友毛生詩也淮人從此多啣啣道先生事先生念需
象有飲食宴樂語憬然謂吾幸已出險且宴樂矣過
此將失位急舍之去于是之頽之泗之商毫復之江
南作續哀江南賦一萬餘言又為兩畿賦未就去而
渡河宿民家就之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
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會稽姜黃門希轍故
友也為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而讎者假他隙伺

西河先生傳

七

之不已乃復之禹州州守史君同邑人藏之故懷慶
王宅白雲樓中作白雲樓歌時州客有誦詩者與之
講論作詩詠毛詩寫官記同邑讎者規知之去之嵩
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傍徨念生平學問不得就六
經明昧俱無可辨定徒釋毛詩諸字詁又無書憧憧
往來誰則可為考據者且德不修而學不講青春白
日銷亡盡矣假寐而泣恍有告者曰何不過廟市買
書觀之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
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先生書一本則大學也先生
憶所告心動翼日復跡之嵩陽院南叩其所自來曰

吾遠人也天啟之末全家死于兵身獨刑髮而竄于
金州之海濱迄于今亡名者若干年矣少受學于義
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為賀黃門之孫講學醫巫間每
以禮記大學授于人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太
學以修身為本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家國天下于其
間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亦必齊家治國平天下
兩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搏之學談性命而略事為則
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行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
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夫格物者蓋本末
本身之學也致知者審度先後身先之學也中庸以

西河先生傳

七

誠意為誠身孟子以存心為養其大體是正心誠意
無非身也而于是修身則有資于心意之學者吾修
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學者吾亦修之如是則禮樂
經術五禮六藝何一非身所有事夫亦惟內可聖而
外可王故學大也先是江東舊俗多立王文成講堂
而山陰劉忠端繼之會講不輟每講歸先生必累嘆
謂德性廣大既無下手一功可為把握而問學環居
又汎鶩而無所屬自金溪新安稍見門戶而心性事
物便截然兩途所謂道一者安在且經籍晦蝕久矣
竊經之學鄙為玩物而一當家國大事則若捕鯨龍

率杜撰爭執貽誤後世然則儒者何所用至是猶謂
謂心意家國統該于身德性不修非學也經術不明
亦非學也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險皆道
坦焉已而應湖西參議施君閱章之招經寶家讀有
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隣櫛賣樂婦招飲就之則故
保定伯家婢也軍散時失身于此有年矣因坐棚下
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身所衣屬衣勞之去乃赴
湖西往一年廬陵書院者王文成講學處也前灘白
鷺洲使君會講于其中楚人楊耻菴率其徒來先生
與之辨士喪禮辨格物辨鄭衛詩笙詩比二十餘

西河先生傳

耻菴皆不勝使君厭其講文成之學至是薄之曰令
事物以求心性可謂學乎耻菴無以應少蘇午食使
君曰學至不遷怒實難吾昨責官庖以關供也今治
魚小不潔而又責之直遷怒矣若是者何以治之耻
菴乃舉手肅四坐曰請問列坐若此者可得治以事
物否四坐聞然耳可察蠅蟪久之先生乃下拜曰受
教矣歸而惺惺坐通夜不寐明與之證心意之學皆
有合乃以使君將移泊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復且
歡留之其隣人黃吉日餽酒脯凡數月先生作詩凡
復辨偽詩傳詩說俱未就乃應淮西金使君之招

之三年初先生受尚書疑蔡傳多誤已舊論辨至是
將考正定為一經而署中無書即假借亦不得乃日
讀大學正文驗心意理欲及出入存否間草草作尚
書廣聽錄并校偽詩傳詩說駁義之未成者因長懷
故鄉做屈生九歌作九懷詞以見志而山陰張彬爨
糧尋先生會于汝南城南之蔣亮相抱慟哭乃攜先
生還江南依上海令任君署中越一年先是先生在
淮時人已知先生而仍為諱之曰吾非小毛生吾毛
姓也至是赦屢下救先生者日益至黃門姜君直
以原名據原廩生籍授輸贖入國子例名曰廩監先

西河先生傳

生乃大病幾死康熙十七年
上開制科救中外大臣各薦舉才學官入可以膺著
作備 顧問者入應 制試謂之博學鴻儒科進士
兩浙巡撫陳公分巡寧紹台道許公福建布政司使
吳公互起薦先生先生凡三辭不獲不得已就道相
國馮公飾厨傳辟館相待而內閣學士李公設榻邀
先生至其家時四方應名者塞長安市即王侯邸第
幸舍皆滿相國馮公大會賓客于城東之萬柳堂先
生授筆作萬柳堂賦相國馮公推座客第一一時稱
之及試先生忽臂瘍脫脹如瓠諸家幸驗病還耶楊

君執不可促入會 賜宴于東體仁閣強把金筋指
小誦完卷

上幸霸州攜諸卷以從親于帳中閱先生卷夾紙籤
卷間翼日付三相公暨掌院學士訖閱復送入列先
生上卷乃以五十人賜宴禮部題名勒石于京兆府
儀前代制科例上卷比一甲進士並授館職因授先
生翰林院檢討克史館纂修官給筆札纂修明史乃
以圖題草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得二百餘篇
丹陛樂者黃門鼓吹曲也設筍篴于 午門兩傍太
常供奉唱拜舞之節而其曲多誤

西河先生傳

上命更定之掌院學士陳公以列代樂章配音樂
命先生條上遽為採用值

北郊定配位太常卿徐君元珙謂

南郊南向則

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為一配西設東向為二
配又東設西向為三配其餘日月星辰諸配亦皆始
東設而次西設何則以崇左也至北郊北向則向之
所為左者今在右矣乃

三祖配位一如 南郊猶復始東設而次西設以致
山林川澤亦復如故則在昭穆為顛倒而在左右

但天子禮不合

上特命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葵考據議覆二公考據
最詳覈而遲久未決時翰林官亦多有兩端相齟齬
者特規

上無改意而欲仍舊制則又無說以為解閣學李公
時已進少宰特請召先生曰如何曰 南郊尚左故
南向而配先左此東設者南向之左也 北郊尚右
故北向而配先右此東設者則北向之右也曰此亦
有言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
以東西言則一東也天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

西河先生傳

三

可同偏之禮否乎曰有曰在何禮曰在曲禮試言之
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
言未既李公大笑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
仍舊貫而已矣于是議遂定先是 制試時

上精于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旗旂逢辭剖析極
嚴爾時閣中李檢討與吳門顧處士亭林竭終身之
力以講韻學然率狃于陸氏切韻二百八部之說每
持東冬支之諸分部以繩詩易而先生謂之其後與
先生飲閣學公宅復言亭林精韻學不讀叶音然非
閩人陳第說也陸德明云古人韻緩不煩改讀而吳

梗叶之則非本字直改讀字矣夫天下者汀戶也豈
 天下也乎而煩改讀乎先生曰不然吳越之叶音謂
 以天讀汀下讀戶也陸氏不改讀謂天只讀天下只
 讀下也若陳第之無叶音則謂天本讀汀而非叶汀
 下本讀戶而非叶戶也今亭林以天下為汀戶則正
 守吳氏叶音與陳氏不叶音兩訛而必改讀者而反
 以之証陸氏謬矣且亭林亦知陸氏韻緩不改讀之
 說乎韻在字音後歌聲甚長故天押真韻則不必改
 讀汀字而駿極于天與生甫及申但長歌之自俱以
 緩收而同入商聲之韻音所謂字音異而收韻同也

西河先生傳

壬子

故不改也若吳氏陳氏二說則叶與不叶俱必改讀
 而實則改讀無理以古有改讀而無其字者往論詩
 叶之不通如江夏黃童天下無雙則雙叶無字自茅
 包之吉士誘之則包叶無字以至亂風自南吹德棘
 心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則南與邦俱無字若是者何
 也以古無反切漢魏以前凡改讀之字必曰讀作某
 而某無其字則不讀矣夫讀且不得何况于歌人雖
 善歌其能歌江夏黃童天下無施中切以為聲乎故
 自詩叶之說興而不特無字亦且無天亭林信以為
 天字果汀字乎夫天在先韻與真文元寒剛五韻同

為商聲且同為抵齶之音是鐵因切非鐵莫切也鐵
 英為汀鐵因無字矣直無天矣李生憤甚問學公曰
 徐之叶讀之是非吾未辨也但有說于此少時讀箕
 子麥秀歌惡其無韻故世有論韻于吾前者吾必曰
 止能押是則言不能押是則勿言請試押之李生騰
 踏問先生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蕭臺
 尤之通也好者尤三聲也有証乎曰詩曰無言不
 無德不報請再証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濕火就燥公曰善李生乃大笑曰韻有四聲未始有
 三聲也先生曰四聲起于齊周頌而沈約成之古無

西河先生傳

壬子

有也古入自為韻而多以平上去三韻互相通押
 之三聲不讀虞廷賡歌有駉肱起元首喜百玉熙乎
 又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漙漙揚婉婉適我願形弓詩有
 受言藏中心賦一朝饗乎公頻顧李生曰是也李生
 曰學韻不學三聲未為不知韻也各笑而起至是先
 生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訂著韻書十二
 卷名古今通韻進之御前值康熙乙丑會試欽
 點先生同考官第一領十八房考官閱春秋房卷放
 榜得進士十二人是科內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
 卷入內親定而春秋居二及殿試傳臚仍以春

秋一卷爲一甲之二二卷爲二甲之一當是時以科
場事煩先生所進通韻本其可否未暇報也然相傳
錄院日

上幸南海子攜其書隨 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
冊貯閣中令本官繕疏從通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
日矣及撤棘謝 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
先生至閣門將入閣滿中堂遙望見先生坐起趨
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着繕疏另上指示
漢中堂領書冊宣 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
上乃留其書復 降旨使 宣付史館并 救禮部

西河先生傳

卷四

知其事時相國馮公少宰李公閣學徐公俱有序冠
書首李公明道及麥秀歌事而徐公爲亭林之甥有
云少聞緒論于先舅亭林顧先生嘗述陸德明之言
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以正吳才老呼韻之失所
著五書大要以四聲一貫與三聲兩合之說尤相齟
齬未及見檢討之書而墓木拱矣檢討嘗與予往復
數十百言守其說而不能易乾學無似不能通兩家
之郵惟是二書各有歸趣必傳于後而先舅藏書名
山檢討乃遭逢
天子宣付史館使刊行于世以廣其傳豈非重有幸

也蓋卽就李生所辨而通其崖異使兩無芥蒂如此
其後嶺南楊生進沈約原韻一十六卷

上疑其僞特命中書官取 皇史宬所藏通韻本付
閣臣參對以不合斥去先是伯兄萬齡由推官改任
和教諭葢贈公張太君子杭州之六和塔先生方在
意未親窈也至是力以遷葬例請歸身事齒功得瘞
疾兩足胫脹不能動遂乞病在籍越三年
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先生迎 駕于西陵
渡口

西河先生傳

卷五

還送 駕望京門
上駢馬問先生何病對以故曰何不調理耶對曰亦
調理而未之愈也復慰之去乃覓書堂于城東故居
門巷傾側樹壁枵然無一書而仲兄已逝生平約校
理經籍迄無可告語慟哭而出會先生無子三兒慧
齡以學仙早死遺子二先生繼其一名遠宗以仁和
籍登康熙庚午經魁登進士而仲兄子文輝亦以仁
和籍登康熙癸酉鄉薦冠書經房遂下籍杭州居仁
和竹竿巷得時省贈公張太君墓乃痛易學未明卦
象馮辭與太史占筮見之大傳及春秋傳者並辭傳

述而仲兄有五易之說以移易一法為文王孔子
卦象辭與春秋史官立變解占所自始而仲兄處士
不誠不立文字急詢之文輝記其口授所發端者大
為推衍作仲氏易三十卷書成焚一本于仲兄墓下
復以會試分房閱春秋房卷惜其不用夫子經文而
以胡傳立四題取士乃就經文起義分禮門二十二
志與孟子其事其文其義三例作傳三十六卷僅
上解樂律于康熙三十二年曾御 午門示羣臣以
徑一問三隔八相生之法先生幼時得其先忠襄子
副使所傳寧庶人樂錄于王文成府中能辨唐五調

曲笛色五尺音節至是感

上意且痛古樂之亡遂極意搜討作 聖諭樂本解

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未上也至三十八年

上復南巡予 行在進樂本解說刻本一帖大學士

張公傳先生至 行在朝門頌 諭獎勞并敕改刻

本訛字而宣付專行時蠶吾李堪聞先生樂律有神

解走三千里執業凡三日盡得其五音二變四清七

調九聲十二管并器色旋宮之法先生大驚乃盡出

所著令其校讀因輯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易小

八卷易韻四卷尚書究詞八卷尚書廣義錄五卷
典補亡一卷國風首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杞
二卷詩傳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至客說詩一卷昏
禮辨正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釋一卷北郊
祀位尊西向議一卷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辨定祭
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春秋毛氏傳三十
六卷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春秋屬詞比事記十卷論
語格求篇七卷大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四書廣言四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
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大學問一卷孝經問一卷用

禮問二卷明堂問一卷學校問一卷郊社禘祫問一

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

鑿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 御覽史館新刊古今

通韻十二卷奏疏一卷館議二卷館課擬文一卷館

擬判一卷揭子一卷史館劄子二卷誥詞一卷頌一

卷擬為司賓答問辭一卷聖孝詞一卷擬連珠詞擬

廣博詞二卷九懷詞一卷擬連廂詞一卷填詞六卷

誦詞一卷賦五卷續哀江南賦一卷詞業小賦一卷

雜體詩五十六卷書五卷牘一卷箋一卷序三卷卷

跋引弁首題題詞錄起二卷書後一卷碑記十卷